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九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鴛水錢嘉徵孚于叅閱

黃中丞奏疏

疏

黃承玄

題琉球咨報倭情疏

看得倭酋狡謀非一日矣服中山以爲役餌吾民以爲用市吾舟以爲資包藏禍心由來有漸而薦食上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倭

一 平露堂

國羽翼既成，故臣自入閩受事以來，夙夜拮据，無日不討軍寔而申儆之。蓋逆知豺狼之不可邇，而宴安之不可懷也。今果以協取鷄籠見告矣。夫倭豈真有利于于雞籠哉。其地荒落，其人鹿豕。夫寧有子女玉帛可中倭之欲也者。而顧耽耽何之也。蓋往者倭雖深入，然主客勞逸之勢與我不敵也。今鷄籠實逼我東鄙，距汎地僅數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東番諸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瑕伺間，惟所欲為。指臺礮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門

之南

鷄籠在琉球之南長番諸山在雞籠

戶危。薄彭湖以矚泉漳。則閩之右臂危。卽吾幸有備

無可乘也。彼且挾互市以要我。或介吾瀕海奸民以

耳目我。彼爲主而我爲客。彼反逸而我反勞。彼進可

以攻。退可以守。而我無處非受敵之地。無日非防汛

之時。此豈惟八閩患之。兩浙之間。恐未得安枕而臥

也。及查倭之入閩。必借徑取水于南麂。而後分紮南

發。西北風則徑指鷓籠諸島。東北風則慮右突福寧。

故南麂實上游之要衝。前撫臣金學會曾請改設副

總兵于此。如南灣故事。誠見及此也。若過南麂直下

獵外洋以趨鷄籠。則我臺礮東溲之哨。或遠不及偵。卽偵及之。而一哨船兵。勢難望番遠躡。又不敢輕撤烽火。崙埕諸哨。舍門戶而預逆之藩籬也。聞警之後。臣業檄南中二路。各借調十舟協防北路。而復移咨浙撫。亟督溫處將領。設備南麂。但隔省望援。一時未能使臂而千里徵發。往返未必如期。容再伺其緩急。以爲之備耳。若夫琉球之告。有謂借以相恐嚇者。有謂假以溫貢道者。又有謂中山不能自專。直狡倭遣以窺我虛實者。臣不能逆睹。抑不必深求。總之倭必

不能一日忘我，母問屬夷之告不告也，我必不可一日忘備，母問倭夷之來不來也。

條議海防事宜疏

海防事宜

臣惟各省海防，獨閩爲最急，而各省武備，則獨閩爲最弛。臣自入疆以來，卽不勝過計，欲及是時，一振刷之，而倭警已至矣。今雖仰仗天威，小醜潛遁，顧狼心未厭，難忘綢戶之謀。虎視方耽，應抱處堂之慮。則夫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誠疆場所當亟講者也。謹條爲八款，據實上聞，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着實舉行。

計開

一飭寨遊以定經制。福建海防，縈紆二千餘里。初設五寨，後添五遊。今復益其二，制亦綦密矣。乃一遇小警，皇皇焉若不足恃者何也。聞之陸贄云：兵以氣勝，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分則弱。故前撫臣譚綸、鎮臣戚繼光，經畫水寨之制，每寨必結聚二艘，每艘必上扼外險。蓋合大艘則兵力自倍，扼外險則門戶自固。據上游則建瓴之勢自便，其制不可易也。迨後增設五遊，以寨爲正兵，以遊爲奇兵，寨屯

于遊之內。遊巡于寨之中。蓋寨藉遊以共聲其援。非得遊而可互卸其責也。乃今日之事。有大謬不然者。寨旣漸移內湧。盡非建置之初。遊亦畫守疆隅。全失立名之義。且向止五寨。猶必合爲二。今加七遊。復各分爲四哨。餘零則氣弱。備多則力分。且散泊便於偷安。哨近易于影射。此皆近日之陋規也。今合參考前募。仍復舊制。寨兵必令合。餘據險。遊兵必令隔。哨互援。小敵則一軍當之。大敵則併力犄之。在上風者追之。必窮所往。在下風者邀之。使無所逃。庶寨遊之

設可收實效乎。或謂防倭利于合。防賊利于分。汛時專主防倭。應於上游合。汛後專主防賊。不妨使宜分布。此則在事將領。自可隨時變通。要以分而合之。則難合而分之。則易。故分之總不如合也。至于寨遊統制疎密之宜。尚有未盡善者。小埕近連省城。而遠隸北路。其事非便也。請改屬于標遊。而節制易矣。嶺山僅烽火寨一哨。地又非極衝。而特設一遊。爲烽火卸責。其制非宜也。請裁其十二船。爲北路標船。餘船改爲礮山遊。兼哨馬砌芙蓉等處。而設險均矣。海壇

遊亦南日寨海壇遊是許教一哨地地非寥遠而設以多船守以欽

總且南日旣哨苦嶼蘇灣而該遊駐劄鍊東出守益
埕東庠之船不能越苦嶼而飛渡又不能舍蘇灣以
他泊其設非均也合裁其十船爲總鎮標船責守東
西二路而并裁欽總改設于浯銅另立一名色把總
管領其事仍割南日之苦嶼改入海壇就近汛守而
并聽節制于標遊蓋海壇專蔽福清南日全障興化
而守禦專矣又湄洲遊亦係南日中汛地前以一哨
守之不見其不足今以一遊守之不見其有餘南日

既上分苦嶼一哨歸海壇則下有餘力合徑裁去湄洲一遊以十船協南日海壇分哨信地以餘船改爲中路標船內則分守三江門戶外則周遊一路要衝庶緩急得宜乎

一設標遊以備策應夫用兵之法有正兵有奇兵有應兵今者議復寨遊舊制奇正之用得矣惟是營寨相距每數百里而遙其地各有專司其力僅能自保若寇合鯨突犯則衆寡有不敵之形分鯨四窺則彼此無相顧之勢以故各路將領動請增兵增船顧多

增則勢有不能。少增則于事無益。縱無所不增。猶之無所不寡耳。計莫如另設遊兵一枝。往來策應。使沿海常餘一遊之師。以待其急。而隨處得借一遊之勢。以壯其援。此今日萬全之備也。查得此中原有北標左翼二遊。至二十五年前。撫臣金學曾復題設應援一枝。爲船四十。爲兵三千。此閩中往例也。又查得浙江二十九年。題設洋遊舟師三千。以兩遊擊分統。此隣省近例也。閩省業已裁革。而浙省見在遵行。乃今日閩中事勢較之。有更急者。臣不敢厚援浙中之例。

亦不敢求復往日之規，但請增水兵千名，戰船二十四艘，畧倣洋遊之制，仍繫標遊之名。汛期則分遊南北，遍歷寨遊，汛畢則收入南臺，時加操練，聞調卽發。遇警卽援合，綜而行，可張寨遊之聲勢。遇哨而會，可鼓將卒之偷安。乃請于標下增設遊擊一員領之，以見在遊擊專管陸營，以新設遊擊專統舟師，而小埕海壇二寨遊，俱聽其節制，庶幾全省相應，勢同率然。卒有不虞，可恃以無恐乎。至於近日所復標遊十船，原非初制，不過量割臺山埕南之船，以爲省城門戶。

計耳。顧內之灣港未易綢繆而外之汎地率多推諉。不如徑改爲五虎遊專責守。广石以外至五虎門一帶亦付水標遊擊領之。其自广石以內另設一營。半水半陸。使二哨以舟師巡遊內洋。二哨以陸兵扼塞灣港。俱付陸標遊擊領之。舟不必另造。取之沒官之船。兵不必他求。取之營伍之選。如是而內地之緩急有賴矣。

一重要防以杜窺伺。閩海中絕島以數十計。而澎湖最大。設防諸島以十餘計。而澎湖最險遠。其地內直

漳泉外隣東番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據之可以制倭倭據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謂必爭之地也往年平曾作難有謀犯雞籠淡水之耗當事者始建議戍之鎮以二遊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偏師窮荒遠戍居常則內外遼絕聲息不得相通遇敵則衆寡莫支應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視之後汛而往先汛而歸至有以風潮不順爲辭而偷泊別溲者則有守之名無守之實矣鷄籠地

屬東菴。倭旣狡焉思逞。則此澎湖一島。正其所垂涎者。萬一乘我之隙。據而有之。彼進可分道內訌。退可結巢假息。全閩其得安枕乎。近有議設叅將以鎮守者。有議添設一遊互相救援者。臣以爲皆不必也。澎湖之險。患在寡援。而浯銅一遊。實與澎湖東西對峙。地分爲二。則秦越相視。事聯爲一。則唇齒相依。今合以澎湖併隸浯銅。改爲浯彭遊。請設欽依把總一員。專一面而兼統焉。浯銅原設二十二船。澎湖原設十六船。隣寨協守四船。今議再添造一十二船。增兵四

百名俱統之于欽總。而另設協總二人。一領二十舟。劄守澎湖。一領十二舟。往來巡哨。遇有警息。表裏應援。臂指之勢。既聯犄角之功。可奏矣。夫浯銅係漳泉門戶。澎湖爲列郡藩籬。今一設重鎮。而有虎豹在山之形。一得內援。而無蛇豕薦食之患。其便一也。頃者越販奸民。往往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今增防設備。扼要詰奸。重門之柝。既嚴。一葦之航。可察。其便二也。茲島故稱沃野。向者委而棄之。不無遺利之惜。今若令該總率舟師屯種其間。且耕且守。將數年以後。胥原

有積倉之富，而三單無餽糧之虞，其便三也。至于瀕海之民，以漁爲業，其採捕于彭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倭若奪而駕之，則蹤影可混，我若好而撫之，則喙息可聞，此不可任其自爲出沒者。宜并令該總會同有司，聯以什伍，結以恩義，約以號幟，無警聽其合，綜佃漁有警，令其舉號飛報，則不惟耳目有寄，抑且聲勢愈張，茲險之設，永爲海上干城矣。

一飭戰艦以備衝犁，夫海上之戰，先鬪船，次鬪器，與人無船，則人與器皆無所用之矣。乃今日造船之弊

有不可勝言者。兵方倚船爲命。而官胥匠役且倚船爲家。出之帑者十。而用之船者五。且費不時給。役不預鳩。料不必中程。工不必中度。及倉皇無措。則又科貼衆兵。至科之兵而亦不必用之船也。積弊至此。求船之實用。得乎。船不可用。求兵之出洋。得乎。幸而海不揚波。泄泄偷安者二十餘載。而今當其窮矣。可復因循舊轍。不破格一更新之乎。爲今之計。一曰縮汛。當議也。約法。每船限十二汛。而准拆造。未滿汛而敝者。照汛于各兵扣贖。今之船自七八汛以外。皆成虛

具矣。此不敢暫試風濤，况望其效衝犂之用乎。乃官拘于成例，兵憚于賠汎，苟延歲月，隱溲偷安。計每寨四十餘船，實不得二十船之用，則千餘兵而不得五六百兵之用矣。圖省一船數十金之費，而致虛糜二三百金之兵餉，豈不以小失大耶。且邇來將領每以船多兵少爲辭，則何不縮其汎而量減其船，免其賠而量增其值。減一船而得九船之用，減一船之兵益之九船而九船咸得其濟，不尤爲兩便耶。今請將各寨遊船隻，不論年汎久近，但有不堪出洋者，盡行改

造。暫免賠汎。要自今日鼎新之會。卽爲各路更始之
初。自此以後。斷以十汎爲期。有不及格者。仍得以賠
汎之例繩之矣。一曰估費當寬也。昔劉晏之造船。計
其公并計其私。曰去半焉。猶得堅船。此知與之爲取
也。今不問時有貴賤。地有遠近。價有官民。槩以成例
格之。夫上吝其直。下吝其材。所嗇者正足相當。而所
損者乃在公事。亦何利之有焉。一曰責任當專也。向
來汎船。造於各路者。有海防佐領監之。造于省河者。
則一聽他人之爲政焉。文吏非用船之人。則得置身

于利害之外將領無專造之責則得置身于功罪之外徒使經歷數手。侵漁百端。多一受事之人。卽多一染指之弊。增一防奸之寄。反增一卸過之門。蓋今日闔外之事。往往如此。今請以其責專屬路將。凡鳩工庀材。賦庸受直。悉聽路將與摠哨捕盜自爲之謀。而有司自省成外。一切勿掣其肘。如是而猶有不可戰之船。則臣得執而問之矣。

一恤水兵以起凋敝。夫闔海之禦倭。其用則水兵急。而陸兵緩。其事則陸兵逸。而水兵勞。乃其餉則陸兵

厚而水兵獨薄。彼其出沒波濤之中，身試鯨鯢之窟，即使盡沾實惠，尚慮勇壯者裹足不前也。乃見面有例，公費有例，賠汎有例，又代爲稱貸厚息，扣償月餉，所餘十不得其三。四且近年有免汰減餉之議，收汎又槩畱其一錢，彼又何苦以軀命所博之微餉，徒爲債帥充囊，債主生利哉！老弱者計無復之，姑寄糶糊口，壯勇者勢不能忍，有相率掉臂而去耳。乃摠哨捕盜復通同隱匿，既避逃伍之罰，又冒懸額之糧，是免汰之說徒割見在之食以飽虛冒之腹也。吾方慮無

餉之兵。難與救死。而彼且利無兵之餉。可以自肥。大非立法初意矣。請自今挑選之後。仍復其原餉九錢。而每次汎畢。不妨仍核其懦怯者。而簡汰之。第向之汰。惟其數。不惟其人。今之汰。惟其人。不惟其數。蓋與其嗇于給餉。而寬于冒餉。固不如豐于養士。而嚴于選士也。顧餉增矣。而不嚴禁掙尅。則所謂九錢者。猶委之谿壑耳。欲嚴掙尅之禁。當清科派之源。向來錮弊。難以盡舉。卽一哨官之補。而費以百計。一色總之補。而費以數百計。此非事科歛。將焉取之。况染指一

嘗揚眉難冀，卽有不法誰能過而問焉。故今日一切陋規，必大將謝絕不行，而後路將以下可禁也。必路將防館謝絕不行，而後摠哨以下可禁也。

一嚴巡督以鼓偷惰。昔人云：致勇有術，致勇莫善乎倡，未有已安于帷幄之中，而可責人以犯風濤之險者也。國家沿海列職，文武相制，全省則鎮臣統督而撫臣監之，諸路則叅遊統督而道臣監之，寨遊則把總統督而海防官監之，各分其責，而亦遞相爲制，總非無事之官也。乃承平二十年以來，恬嬉成習，偷惰

成風由上及下，鮮有不溯其職者。以總鎮言之，向者屯劄鎮東，爲急漳泉耳。今倭寇要衝，首在北路，而大將坐鎮，反居下遊。不但逆風苦轉餞之難，抑且長鞭無及腹之勢矣。以路將言之，移劄信地，非不勉循故事也。而智昏于程席之交，舌翕于汎例之入，往來似同于收責。上下竟歸于共眠矣。以海防官言之，督汎散糧，非不猶存虛名也。一欵宴而陋規相沿，一祭河而故事已了。胥徒鼓腹而屬厭，利弊充耳而罔聞矣。至于各道分一而提衡，則地有專屬。巡海奉簡書以

從事則職有專司。乃邇來視師之規遂成希觀之典。總哨以下。又何責焉。今欲收防海之效。非兵盡出洋不可。欲兵盡出洋。非將領躬率不可。欲將領出洋。非院鎮道館親督不可。請嚴旨申飭。先自臣始。每汛視敵之要衝。或將之少弱者。單騎巡行。不時督閱。以爲列職之倡。各駐札道。則汛前十日親歷海口。簡閱舟師。覈散糧餉。汛內五月。早暮督察。精神無弗周也。巡海道則往來沿海上下督巡。總諸路之綱維。覈將領之勤怠。閱歷無弗遍也。各海防館則同寨遊把總一

體出洋無事戒其偷安。遇警鼓其敵愾。有功爲之紀錄。有過爲之覈查。須臾無相離也。此皆文吏之責也。總鎮則往來鎮東定海。隨在督師。或親馭樓船。當機應變。毋仍一隅之株守也。路將則躬駕標船。遍歷遊寨。每視風汛南北。各期會于島嶼之間。毋仍信地之自畫也。各寨遊把總。則身先出海。遠據要衝。時時存待戰之心。人人勵敢戰之氣。毋仍內港之偷安也。凡此皆武臣之責也。

一議征軍以收實用。舊例每汛舟師出洋。以額兵不

足駕用，故于沿海各衛所軍丁，選其慣海者助之，謂之貼駕征軍，大約一舟之中，兵居其十，軍居其五。月糧之外，優以行糧，所賴以同舟共濟，非苟取備數已也。乃衛所各官，往往因之爲利，有力者買閑，老弱者應役，非不嚴行申飭，而積玩相因，終成虛應。如有緩急，將焉賴之？近各處藉口增兵，紛紛見告，有謂其駭浪而面若死灰，見敵而隱匿重板，無望同仇之助，反爲先奔之倡者，夫有軍而不得軍之用，猶可言也，有軍而反受軍之累，此可不亟爲之圖乎？近該道有扣

征軍月糧爲另募民兵之議是不可酌而行之乎。或謂各衛所征軍有慣海精壯勝于募兵者不可更也。則何妨擇其堪駕者仍之。而不堪駕者易之乎。或又謂烏合之兵旋募旋汰猶之乎不習也。然暫募之壯兵不猶勝暫役之弱軍乎。且一汛之內勇怯已試額兵之懦弱者可汰而新募之慣勇者可留也。是又不可通融乎。今計征軍每月共行月糧八錢視汛兵之餉所少僅一錢耳。查兩汛之期不滿五月而征軍自汛前僉解至汛畢撤歸常餘半歲之役。今若扣其半

歲之食以食二汛之兵當不患餉之不足矣。

議

經始沕河議

開沕河

爲議濟沕河以濟運便民事竊照沕河之議蓋已有年。前經翁傅二總河先後具題再遣科臣行視率以工難費鉅旋議旋寢。至萬曆二十年舒總河復議開韓庄支渠二十餘里以洩呂孟諸湖之水下達沕河。蓋雖微引其端而猶未竟其緒也。復因黃河南徙運道告艱復經科臣具題勘然亦以費逾百萬工力難

施竟成築舍之議。近該職親詣韓庄泃口一帶踏勘。熟察地形。遍觀水勢。周咨荒度。盡得此河源委前有可因之蹟。後無難竟之功。然後乃知人言不足盡憑。而百聞不如一見也。蓋先議者謂性義葛墟二嶺地勢高懸。砂礪難鑿。今原開韓庄新渠。業已避高就下。水見通流。第展挑深濬。便可行漕。且近發徭夫挑濬。已十完七八矣。議者謂梁城等處地多伏石。難以施工。今勘自侯家灣至梁城水底。伏石僅二百餘丈。先年試鑿。已去其半。今若再去一層。而于梁城之下。建

關節蓄則水可盈漕。自無妨碍。又議者謂諸湖聯絡。難以築堤。不便捧挽。今議自黃泥灣之下。就湖旁實地開渠。直達宿遷。而韓庄以上。則或從旁開濬。或就淺築堤。亦絕非難事也。又議者謂工程重大。非百萬之費。不可以成功。今據估濬河鑿石建閘築堤一切之費。不過二十六萬金。若止役徭夫。從容從事。以三歲畢工。則可省費二十萬兩。卽其他犒賞料價之費。總計亦不過六七萬金耳。夫使其工果難。其費果鉅。固不可妄興大役。以希難必之功。若事有可爲。費不

甚大亦何可坐失事機以廢前人之績故職今日謂此河斷斷可成不宜再計數十年道旁不決之謀若有待于今日也况此河一成豈直可以預備不虞其他利便有不可殫述者蓋舊河自夏鎮以至宿遷計地四百里而新河自夏鎮至宿遷僅二百五十里比舊河可省兩日之程其便一也舊河借河行運而河性不常去來靡定其去也不免有艱澁之虞其來也不免有漂流之患必不能分河兩行久而無弊也况鎮口上下地形陡峻水不能留故特病淺澁若新河

一衣帶水。直達宿遷。更無波濤之險。其便二也。李家口以下。地高水澁。議者至欲復留城舊河。以水浸堤。傾淤泥難澆。不果。若新河既成。湖水自涸。卽留城舊河。亦可修復。新河自有薛永泐沂諸湖之水。可引灌漕。不必全資汶泗。其正河強半之水。仍可聽入留城舊河。以出鎮口。蓋新河專行重運。其貢鮮。官民船隻。及回空糧船。則聽從其便。兩河並行。其便三也。徵呂連汪周柳落馬諸湖。共計地一萬五千餘頃。皆民間膏腴也。緣鎮口灌淤。及武河沂河直河三口並塞。所

受萍永泐沂諸水。不得時洩。故泛濫成湖。今新河既

成。兩堤夾峙。則束水歸漕。自無泛溢。沮洳將盡。化爲

良田。久困之民。可以大甦。其便四也。徐邳東鄙多菹

徒。嶧縣多荒地。蓋緣人稀地廣。生計無聊。故轉徙失

業耳。今新河既通。則民有生意。安分復業者自多。榛

莽之郊。變爲樂土。其便五也。新河之工。爲費旣不甚

鉅。而旣成之後。所應添設官夫。及一切歲修之費。計

亦不過萬金。卽將耗出湖地。召民佃種。照例徵租。一

歲所入。供一歲之用。寬然有餘。其便六也。職知之甚

真計之甚悉。翻前人數十年不決之案。躬國家億萬載永賴之圖。所用止于徭夫。可以隨便調發。所費不過七八萬兩。省直額徵歲修之費。可以隨便動支。要以三年爲期。勿以欲速見效。事斷于集。不必先自鋪張。功斷于成。不必盡自己出。務使河成而國不費。功完而人不知。此今日所當計而力行者也。

河議

治河

伏觀鳳泗 祖陵。迺國家億萬斯年凝命發祥之地。神祇效靈。山河永奠者也。奈何邇年以來。黃河夾湧。

湯沐淪胥波及 陵寢 皇上因臺臣之奏赫然震怒特簡科臣行視薄海內外見者聞者莫不震驚職官守介于鄰封衣袂同于職內竊自徐沛以南鳳泗以東淮揚以北究水災所起之因及漕渠掣肘之弊私心竊計以爲今日之計與其先事于殺淮則不若先事于分黃與其分黃于旣合淮之下則不若分黃于未合淮之上與其暫分而使之復合則不若永分而聽其自去與其僅分其支流則又不若全分大河而使之各入于海至論分黃于未合之地則又不當

就其遠且難者，而當就其近且易者，庶幾內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何也？方今咎淮之壅者曰：清口之淤也。曰：高堰之築也。然非其所以壅也。其所以壅則黃也。蓋惟黃之壅淮而不能時洩，則清口不得不淤，恐黃之躡淮而闖入高寶，則高堰不得不築。淮既上東于高堰，下扼于清口，而退瀦于盱眙之間，則二陵之災，又安得不劇也。故黃流未分，則所以壅淮者猶在高堰，其可遽卸乎？清口其可遽闢乎？周橋雖開，其遂能有濟乎？惟黃流既分，而淮無齟齬，則此三

役者然後可次第舉行。以徹積淮未盡之壅闕。此先殺淮不若先分黃也。然分黃于合淮之後。則二瀆相持。逆壅之勢如故。雖少有所殺。而終無救于清口之淤。况分之小。則新行之水力微。而所分之道淤。分之大。則正河之水微。而故道亦淤。卽自數年以來。王鮑諸口。何嘗不留以洩伏秋暴溢之水。而卒無減于泗上之游波也。此分在下者不若分在上也。又黃旣分。則中流必斷。斷而遠。則其開濬難。而通漕亦難。斷而近。則其開濬易。而通漕亦易。故分在遠者又不若分

在近也。且今海口已壅矣。下流已壅矣。黃與淮有不
會。會必淤矣。脫也。上分之而下。復合之。則數十里之
間。所去幾何。殺于上者。能保其不淤于下乎。移腓股
之疾。而爲脛腫之瘍。吾不知其可也。此暫分必不若
永分之利也。至支河之分。議以減會淮之半。若曰是
可殺黃爾。尚欲持其強半。以爲漕利也。不知黃河勢
不兩行。支通則幹淤。幹通則支淤。湍湲叵測之洪流
能必其就我約束。半爲我用。而半不爲我厲乎。竊以
爲正河可奪。新渠可築。而歲漕不患其難達。此支分

又不若全分之便也。今欲分全黃于未合淮之上而擇其地之近且易者則崔鎮舊決口在桃源之下固已甚遠。卽近議黃家嘴分河入海之地誠已得之。但尚在三十里之外。竊恐去淮尚遠。他日斷流難濟。漕役俱淹。或當別就近處如向所議開腰鋪之地。清黃尚未交接。距淮僅止十里。計無便於此者。獨向所議者欲分之于腰鋪而復合之于草灣。我則欲如今議竟導之自漁溝金城由漣河灌口以別入于海。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分之一。我則欲回全河。盡令北注。

而遂斷其東流。然後舉清口以下。清淮故道全以讓淮。而更闢門限之沙。大遂其建瓴之勢。則全淮水力自盛。清水自能刷沙。不過旬日之間。清口之空洞可幾鳳泗之洪濤。立殺矣。此陵便也。黃與淮既分。則自清口上至腰鋪十里之間。河流乍斷。則當從舊河河身之中。穿一漕渠。還平江之舊。以通饗道。或隨臨黃口。剏兩石牐。謹鑰啓閉。以却泥沙。不過浹月之間。淮揚徐沛之帆檣。仍還舊觀矣。此漕便也。陵便矣。漕便矣。至疏導下流。經營海口之役。亦非甚難。但當前期

詳議爾、私計之、自腰鋪至海口、約百八十里而遙、其間經行之地、淤而淺澁者十之一、假道于諸湖者十之三、舊決新衝、卑窪衍隰之地、什之六、其在淺澁則宜濬之稍深、俾水足以由可也、其在卑衍之場、諸湖之畔、則宜寬設隄岸、稍加約攔、俾水足以檢可也、至海口則又宜就其逕而寬者、開爲經流、就其迂而狹者、條爲支派、俾水足以滔滔大去可也、夫二者由之費、十居其四、濬淪之費、十居其六、總之多不出向所議腰鋪支河之費、而可令全淮北徙、獨淮東下、祖

陵既登于爽塏，運道復置于安瀾，其措施最捷，其垂利甚遠，豈不一舉而收萬全之效，暫勞而獲永逸之休乎。職故以爲最便之策，無踰于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

徐孚遠闈公 李 雯舒章

華亭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周永年安期叅閱

熊經略集

疏

熊廷弼

河東諸城潰陷疏

請兵餉

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
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

爲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慶雲捨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汎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奠長奠大奠駿陽孤山。鱗山一堵牆。酒馬吉散羊峪馬根單東州會東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捨毀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未

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無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畏賊不來。或中途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膽折。昔金兵將渡河。宋人臨河而守者。尚十三萬人。金粘沒喝云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喝之。令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

而十三萬兵盡散走。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鶴自驚，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群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在夷虜東西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且夫愚者闡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禍，皆前

日明白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至，無煩
猜想，無待推敲。此中外諸臣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
者也。臣請再爲 皇上明言之。夫前日之賊，東有朝

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關，一帶僅僅東北一條走路。

四圍逼東，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副餘之糧。使于

清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當 將 催 戰 者 關 臣 丁中外當事者不急戰

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寬莫再建城設將于柴河

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蹙。將賊兵

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大軍三

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輜。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撫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虜。向無副餘之糧。而今且因糧

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宰卜二十四營，炒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聽賊以攻我？試觀自來塘報東賊攻開原，而西虜五營即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三萬騎圍鎮西炒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挾賞，是西虜明明已皆爲奴用命，而遼瀋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餌虎，懲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

川虜者不得其要領也

奴能用虜而中國不能

今奴既要用之矣

餌卜素諸酋以入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

今則又以山海為迂道矣。

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該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商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

搜括催解等項，一一真心委曲多方湊處，而毋以套
應，則兵餉事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遠不可爲也。此
臣七尺之軀，爲 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于度
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邊鎮存亡。京師安危
之急務。乞 皇上省覽臣疏，亟勅廷臣會議開原地
方，應否恢復。須急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
當特天下物力。敕今日猶易辦使如。
勒限齊備，毋缺少以窘臣用，毋延挨以緩臣期。毋中
經臣之本議用。經臣之責者不至遺誤今日也。
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擔于臣，不相照
管。而獨遺臣以難。則宗社幸甚。

敬陳戰守大略疏

戰守機宜

若今日恢復遼東其成筭目不可廢

臣惟今日制賊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勦。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沈懿蒲瀋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家當。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併力以勦爲先着。何也。勦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談進勦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着。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賊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而窺我遼瀋。我猶

守在一面。今水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駿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賊守愈寬。我守愈遠。兵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筭賊之出路。即可爲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路爲靉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勦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

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賊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擊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以爲一面。如賊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出奇以擊之。東南路悉力以搗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出奇以擊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如賊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搗巢以牽之。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

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騎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發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敵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徼。以捉其哨夷。撲其零賊。使賊不敢輕出邊。且以妨其耕牧之時。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賊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賊。

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
此吳之所以敵楚也。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以疲賊。于
奔命。然後相機進勦。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制。而陰
併一路。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
陣。止必立營。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
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
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
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
遠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

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餘萬。及圍楊酋于圍上。猶用十五萬衆。今賊敗元僭號。已併有兩關。灰扒魚皮烏喇惡古里。弓知介何伊難一帶。海東諸國兵衆。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播數倍。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見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

惟有召募征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

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

今之餉額有過此者。而當日難之何也。

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

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

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箇

月青草不計外。計八箇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

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

皆一毫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

開鐵沈懿蒲濬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
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山海
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戰車火器盔甲弓箭匠役馬
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
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
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
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塘塞者
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
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

也。臣識闇才劣，初試行間，百凡茫昧，獨日夜籌筭，賊已猖獗如此，我已喪敗如此，各鎮調發，度支轉輸，又艱窘如此，多計兵則難于應調，少計兵又難于應賊。今度我兵五而當賊兵一，卽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史書云：女直兵若滿萬，天下無敵。前金主阿骨打初起情狀，皇上所知，中外諸臣所共知。金已有衆近十萬，卽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緊緊打帳。若此，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勦，賊主我客，于法尤

應倍者關臣姚宗文疏欲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亟賜該部議處以便遵行封疆幸甚臣愚幸甚

扶病看邊疏

邊堡形勢

自兩月城守瀋陽奉集以來臣恐賊見西北有備轉掠東南因而檄發川將周世祿合永順土兵防威寧吳文傑周一桂合原發王平募兵防夔陽鄧起龍合

原發湯遇時募兵防宵奠而猶恐各堡孤懸未經親
眼相度終自放心不下從六月初五日由奉集至威
寧歷驂陽寬奠緣鴨綠江岸抵鎮江城復迂道看險
山舊邈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遂從
鎮夷鎮東甜水站而還計地千有餘里往返十有三
日此經行之大槩也自奉集起皆山路至威寧迤東
而山險更甚峻嶺巉巖磳河石澗叢棘蒙茸寸步皆
阨每遇險輒同官軍步行扶曳而過蓋遼海東山自
東北長白山起至西南旅順口止長數千里橫四五

百里節節開障。千重百疊。此險隘之大槩也。威寧背山面河。駿陽寬奠。四面偏山。以及孤山。洒馬。嫌場。永奠。長奠。大奠。各堡。皆如處複壁中。假如以二三萬兵。馬糧草聚在一城。賊但以萬人占四山頭。吶喊搗鼓。不消半日。而我軍自分。必不得援。必不得逃。未有不隨賊而去者。况道里險遠。車牛不通。糧草斷絕。更難存站。卽賊不來。而我亦不能住也。按舊邊自駿陽東南至險山。寧東江船各廢。雖離邊八九十里。皆陡嶺。密菁可據守戰。自展寬永各堡。掛出東北角外。離邊

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甚薄且偏。而險反在內。自阻。

昔老奴曾將六堡退還亦以非中阻

救援不知李成梁等當年何見而改此絕地。詎以爲

所能守也

功。此城堡之大槩也。其谷民皆依山居住。空山耕種。

種瘦。此塊復空。彼塊復不見。寬駿東山一帶。有遺田。

可屯。其堡民皆久移山南。止留男子種守田禾。賣貨。

者。日雖在舖。夜亦包畏。潛宿他處。以防賊至。卽鎮江。

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鎮夷鎮東各堡。僅一察院空。

署。腹裏且然。何況邊堡。每行山谷中十餘里。始見一。

二茅屋。無六七家聚處者。中火住歇。間搭帳房。露處。

而不得一棲宿。惟至險山鳳凰城始稍稍于一二十里間見一村落。每村亦僅僅七八家十餘家無多也。初謂東山居民如西邊成聚可團練。鄉民自衛。以今觀之亦不能行。如鳳凰一堡所屬屯民十四排。視別堡爲多。然皆散遠在六七十里之外。勢自不能舍農種而就團練。前劉國縉陳光裕所送鄉兵冊揭皆照排開報。實非出自情願。此谷堡人民之大槩也。其守將且秘稟臣曰。賊年來非愛寬輟而不攻也。無人民無畜積。故置而不取。若添發人馬必多積糧草。反動。

賊赴羶之念。而引之使來。臣問見兵甚少。卽賊至何
以支持。答曰。吾等實不敢安處城內。但遠哨探巖烽
火。賊零至則堵之。大至則內趨山險。以自便。發兵防
何事。而徒以重滯受累。此官軍備賊之大槩也。臣初
以賊窺南衛爲慮。今山勢險遠如此。而馬難遽到也。
又以賊搶村屯爲慮。今人民零落如此。而入無所獲
也。假使救援得及。轉輸得通。猶當發兵防守。以壯今
日東南之威。爲他日進取之地。乃孤懸阻絕。又若此
臣又何敢聚一二萬人馬。糧草于必不能救。必無所

兵法地有所不守者此也

逃之處。以啓戎心。而喪軍實。前發川將周世祿等。俱復調回。駐劄虎皮驛。爲瀋奉策應。俟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餘。衣甲製備。然後發守鎮江鳳凰城。襄路各堡。作南衛之聲援。壯村屯之心膽。蓋今日揣形度勢。只合作如此區處。而不敢輕險一試也。惟是寬駿各堡。係額設邊隘。惟恐廟堂之上。不達臣之所以。不撥兵馬助防之故。而以爲臣罪。不敢不備述。大槩以候。聖斷。乃臣則獨有深憂于此者。大都制賊之法。當使之處。其分而不當使之處。其合分則我得從旁。

道以掩賊而殺賊之勢。合則賊得出力以圖我。而摧
我之堅。今賊自知南衛難遽到。村屯無所獲。卽前聲
言要搶朝鮮。臣擬效用亞夫委大梁之法。以餌之。而
賊計亦不出此也。惟領巢引其人馬移駐新寨。添築
山城。割屯關口。專心併力。以圖我遼瀋。謂遼瀋得而
寬發鎮江。可無更舉。此賊扼要之計。臣心惡之。誠欲
宿重兵于寬發間。更番迭擾。以分賊勢。而孤懸如前
狀。又未敢遣往也。

書

荅石副憲開道

款宰賽之利

承教以宰賽近託北關謝罪求賞願還所掠機尚可爲而惟恐當事議勦者復生事端爲邊人禍誠有如此所慮者卽僕初出關時初甚憂宰賽以入犯自絕又深中奴間終其兇德不復來講而甘與我爲難今幸託北關爲容且先還郎書手史秀才及男女數口以示誠旣來矣其以誘殺歸過於我我且無詞以應其以報復謝罪於我我且難于遽絕不趁此機急急收拾更欲何待竊細筭今日許款有數便焉我且度其

力終無如宰賽何必爲其所挾而不得不欵以示弱則不如因其求而遂許之以存中國之體此其便也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賽欵則諸營不敢搶宰賽搶則諸營不敢欵與其以一宰賽失諸營孰若收宰賽而堅諸營之欵此又其便也宰賽數與其叔煖兔不和嘗因領賞先後爭鬪又紗花父子嘗勾合宰賽不聽亦成隙今不許欵則宰賽急必和於煖紗以拒我而煖紗又得挾宰賽爲重以要我則孰與收之而抑揚其間使宰賽煖紗處螭蚌之勢而我享漁人之

利也。此又其便也。然此猶其小者也。北關者開原之
鐵門拴也。橫亘其中。而東西虜不得通而一焉。奴酋
之圖遼也。必借西力。而先通爲一。其通西也。必併北
關而先去。其梗所以十數年來。不惜子女財帛。以交
於西虜。而所不卽併北關者。徒以宰賽爲北關壻耳。
近宰賽已受奴酋婚好。又德其報誘殺之信。而怨北
關之不報矣。猶幸與奴酋有宿讐。外雖好而內懼其
相圖。若不許則必忿。而與奴酋合。奴宰合則北關必
併。而開原益孤。東西必通。而遼益不可支。故許宰賽

其後。奴。竟。併。北。關。

款者。又所以離東西之交。而固北關與開原輔車之勢也。此又其便也。如此則數便。反此則數不便。而欲取其便。則莫如今日。何也。彼叩關悔罪而來求我。是其一機會也。彼此相求之機。全在應之得宜耳。會之來。心欲就之。而猶照管前言。耻於自背。及虜慚忿入犯。則又差人往購。而惟恐其不款焉。騎突狄而辱中國者。往往而是。所以近日疏末。有情法機勢。四說開地方下手之路。誠知他日究竟必歸此着。而不敢自誤以誤地方也。

與劉義齋道長

東西虜情

頃者搗巢之役見小利而忘大害今邊報旁午至矣
二十年前西虜土蠻插罕父子動引十數萬騎蹂我
無寧歲而東虜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時尚孤弱南
北兩關皆爲我蔽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
來奴酋宰賽等日漸彊兩關之蔽又撤其一而河西

時奴酋已併南關止存北

關故曰兩關之蔽撤其一

則虎墩兔罕尚幼黃台拱反諸部長貪漢物不欲利
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弟入
遼兩三月來猶是此等光景竊幸諸虜尚可羈縻以

遂我之初計，○ 謬與諸公謀曰，○ 河西幸緩其虜心，○ 貪而志不大，○ 吾可以餌中也，○ 河東雖急其虜志大，○ 而勢尚孤，○ 吾可以計制也，○ 乃吾方脫口，○ 而搗巢惹釁，○ 河西又急矣，○ 奴酋乘此搆西虜以敝我，○ 宰煖諸酋乘此挾秋賞以邀我，○ 奴酋又乘此誘宰酋謀併北關以孤我，○ 而河東又加急矣，○ 以志大之虜，○ 嗾性貪之衆，○ 當四面俱急之時，○ 而爲一舉兩得之計，○ 此卞莊之故智，○ 而漁人之大利也，○ 吾不知當事者何以遠有此舉動也，○ 今事急矣，○ 大將軍計無所出，○ 今日傳箭要搗宰賽，○ 明日下

此所言大將乃社將軍然也

令要夾關並勦而中情快甚也本無謀人之心而徒以虛聲恐喝使虜之仇我者益多方備我而爲圖我之謀虜之附我者亦相率疑我而有背我之意此又無策之甚者也以弟愚筭夷狄犬羊嗜利貪餌自其天性拱兔雖怨我而兩鎮賞路彼固不肯斷也我遣人宣諭以繫其心使戀戀於其路之不斷不肯決然與我深仇而又四路撫慰賴蟒虎墩黃台宰煖諸酋以除孤其黨而遍解其援助則諸酋皆款拱酋一人獨何能爲縱令報仇而吾自足以辦之必如是而後

此局或易完結不然吾懼貴鄉之子遺不堪其一擲再擲也。

答友人

查勘遠地

僕生長南陬不識夷情第考按國初區畫東胡置衛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別其種類以間之使之人自爲雄而不使之勢統於一者何也夷狄合則強分則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輩嘗分矣而合之則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則自李寧遠始何則正統間海建勾北虜也先

爲患卒被奪其勅書失貢市利不能過活乞哀守臣復請補給或十數道三五道各自入貢勢莫能相一也自寧遠爲險山叅將以至總兵誘此間彼誘彼間

此專以掩殺爲事請部或絕或散而是時奴酋之祖

此一書論李氏與建夷通構始末詳盡

曰教場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塔也其襲阿台也寧

遠寔使誘之已而城下併殺其父祖而奴酋請死寧

遠顧思各家勅書無所屬悉以與奴酋且請爲龍

虎將軍以寵之於是奴酋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名家

故地遺民歸於一統而建州之勢合矣自建州之勢

合而奴酋始疆自五百道之貢賞入而奴酋始富得

以其力遠交近攻兼併南關仄叭諸部而海建烏龍

江之勢又合矣自諸部之勢合而奴酋始敢與我爭

地要盟寧遠恐其報祖父讐計亦不得不出於苟順

以倖旦夕之無事而付之無可奈何矣當奴酋之請

死也覆巢之卵可一指拍也孰生其羽毛而長其爪

距縱其飛揚而成其跋扈寧遠不得而辭其過也祖

宗朝方分之以樹相疑之形而寧遠顧合之以成相

一之勢相疑則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則縱夷

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隱憂。亦寧遠難了

是時中初之人與學遠相苦者矣

之前件。而人言顧若彼。所謂以告者過也。至於分疆

趕人之說。詳在覆疏中矣。請再商以數言。分之趕之

於爭界未定之先則可。分之趕之於何繼祖等立石

定界之後則不可。分之趕之爲地方杜患則可。分之

趕之爲自家圖陞陞則不可。况橫江一帶。由成化中

劉忠宣之說。其朝鮮貢道也。由嘉靖中李直指之說。

其遼人麗人共棄之地也。何必分。何必趕。而舊鴉鷂

關地。則又載在遼誌。而不待言者。此又疆事之定論

也。若乃原始要終而憂其結局之難，則誠有如台慮之深者矣。曩僕至邊時，見一帶崇山峻嶺，阻深曠邈，嘗私語同行者，以此地難種難守。正使酋以還我，亦屬無用。况已得之物，有必不肯吐者，而徒令反側子借此爲釁端，亦竊憂之。雖然在勘言勘，清界明法，吾事也。吾亦無落吾事而已，而此外又安能以逆睹也哉。

與徐耀玉職方

計安西虜

往者事不謀始，輕啓戎端，闢西虜以趨東虜之謀，使

得乘隙弄兵，壓我邊關。是以三月內，乞酌東西虜情。疏有西虜之釁不可深北，關之援不可斷，東虜之計不可墮之說。蓋西事不結，則東謀不寢，勢也。亡何，貴衙門有復款之議，而軍門亦遣僕書云：「挿漢諸酋俱聽薊門撫款，復差通官往諭虎墩兔罕及黃台吉拱兔三大酋，爲遼講款，竊意西事可得收拾，東虜亦將弭伏，而地方厚幸矣。且西事之該收拾，不但於東虜有關係也。卽以西夷論，朶顏衛賴蟒諸酋，未有罪於遼也。今年亦疑畏不來領賞，問之則曰：「拱兔以遼東

殺伊熟夷爲我河流口事所累。若伊款未就。而我先領賞。伊必以兵加我。不敢不候彼款消息。以爲進止。是拱兔之事。與賴蟒相連。爲拱兔而併携賴蟒。非計也。錦義諸夷。惟小反青最狡最強。屢欲向寧前插賞一分。而馬道拒之。欲搶寧前。而拱兔又沮之。不得如意久矣。自殺降事出。反酋因而激怒。拱酋曰。叔屢沮我搶。今偏殺叔夷。願以兵助叔。必報。若款不如死。又使人挾寧前曰。拱兔款事。非我主張。不可得。許我賞。我必成之時。該道不從而拱酋恐分已賞。亦不欲其

預事若不許，則拱酋之望絕。必借反酋之兵以犯我。而且倚反酋爲重，以挾我矣。款成而反酋索謝，則供賞之外，復添一賞。款不成而連兵入犯，則不惟拱賞斷，反賞亦斷。是拱兔之事，又與小反青相連。絕拱兔而至併絕反酋，非計也。軍門通官諭虎墩兔罕罕曰：拱兔是箇好人，東邊無故殺他，夷不償他命，如何回首。今一面使人傳諭，如不聽我，秋間自家到關口，與他講處，是拱兔之事。又與虜王子相連，爲拱兔而惹一王子，又非計也。此兩事之所以當急急收拾也。

答高僉憲開道

西虜款成

承教宰賽煖兔及二十四營撫賞俱將停貼。謂數十年來撫賞未有如此容易。以爲僕修邊增兵所致。則僕何敢貪天功。往者撫鎮失圖。誘殺事敗。致宰賽有前秋之犯。時去殺熊鑰事未遠也。革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當是時當事者誰肯道一撫字。有不知淺深者。則曰剿之無赦。僕心知其不能也。有知其淺深。而陽爲自家裝門面者。則舍其欲撫本情。而亦曰勦之無赦。僕心惡其不誠也。以此查叅疏末。附

以情法機勢四說爲收拾張本而斷之以兩言曰待漢法不得不嚴不處如楠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宰賽則東西糾合益堅而貽邊境以深憂誠知吾之兵力不足以制渠死命又其時奴宰之交正合北關之勢正孤急之將益合東奴併北關以圖我異日仇深禍結終亦不出於款之一着則不如趁其送還掠人稍爲我存一體而而遂收拾之所以力爲前道主張決然行之而不悔者此也獨仗門下同心共濟了當前事粗貽地方

一日之安而不止以鮮終遺日後之議此則藉以自
慰而不勝其感激者也今日虜勢我輩自知甚明橫
行絕幕臨瀚海而封狼胥旣難望於我兵我將而其
搗襲掩取誇一時之僞功種無窮之慘禍似又不可
再誤計惟崇垣深塹以固我外併屯置堡以清我內
除戎飭器以壯我威保民務農以培我本信賞罰簡
文法以勵我氣而外仍用此款法以羈縻之但令款
一年而我得修一年之備歲費不過數千兩而我得
保全千百人之性命竊意馭虜之法亦不能有出於

此而終守其前說也。

與葉相公

計處遠夷

善馭戎者不在一時之順逆而在我制之之術苟我無以制之第見一時之順以爲輸誠而徂之以爲不足慮他日未有不受其禍者我國家久苦海建進貢人多費繁然終不能一減今貢夷十減其二又歲省驛遞車價數萬金雖地未全退而亦以一山峽與我四面奴酋之所以就我約束者亦可矣顧嘗靜而思其所以至此者有虞於我而然乎抑別有虞者姑

以紆目前之急而然乎。如其別有所虞而不出於我。將來別虞去而更以全力向於不足虞之我。正恐東方之憂方大耳。夫奴酋之所虞者何也。北關其世仇。南關仄以諸部其腹心之仇也。前年奴酋賄誘宰賽共併北關。弼急遣間之。宰賽遂歸所奪北關馬匹。復甥舅之好。北關酋長白羊骨金台失各遣其婦來謝。弼厚遇之。而探以虛實。其中軍代酋婦應曰。我畏奴步。奴畏我騎。原自均敵。只緣奴誘占南關。仄以諸部又誘宰賽來搶。而烏龍一帶江夷。向皆由我北關買。

賈於開原者又被奴以利誘去。唆令搶我四額皆敵。

不能不懼。今蒙勸和宰賽若再稍以恩信招致江夷。

緣此古之奴酋之與北關同不兩立

我北關請悉兩寨之兵奪奴後山。率令北救而天兵

從南直搗其巢。可一鼓擒也。弼心然其說而依違聽

之。自是北關之氣始振。而奴酋北併之謀始寢。若南

關灰以諸部常有擁故主恢復之意。顧力不能耳。前

秋見我召軍買馬。西兵四集。遂謀叛去。事覺誅其頭

目三十餘人。餘皆陸續來奔。而是時拱兔宰賽俱受

款。西邊無覺。又乖奴酋漁人之謀。以此恐我兵一動。

而南北俱起腹背皆潰不得不聽我滅夷革價以綏

我一時而徐圖再逞此奴酋之情也得其情而因以

制之厚撫北關以掣其肩背羈縻西虜以伐其羽翼

招致江夷以散其手足寵厚南關灰以諸降夷召集

遺衆以潰其腹心將我不煩指麾而奴酋且豕駭狼

額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此制之之術也三年

以來爲此一事日夜籌筭至熟以此人言北關不肯

忘仰暹之仇而弼必厚之人言宰賽當勦而弼必撫

之人言拱兔不可款而弼必復之雖屢蒙人誚而不

恤凡此非爲北關拱宰計也。爲奴酋計也。茲宰制伏有緒矣。獨地方議論尚不歸一。顧疎北關親奴酋甚有謂奴酋不及江南一富家從前悖狀皆我一二武弁所誣而爲之去其忌者豺狼難親蜂蟻有疾弼竊爲封疆他日憂之。

答麻西泉總戎

論戰守款

今談邊事者大都不出戰守款三說。至於三說貼定地方審定情勢而求一當之策以保萬全之圖是固未易言也。遼自三岔河隔爲兩斷東西各三面隣虜。

即藩籬之夷，三衛海建諸酋，已不勝橫矣。而察罕又

漢也元小王子之機本不在遠地固維密強盛後

以元裔引弓十數萬，虎踞其間，尤難與之爭鋒。今之

于此據三衛之地也

所謂戰者，不過偷勦奴夷，虜虜而已。能堂堂正正，與

虜王虎墩兔罕之衆一遇乎，無論虎墩兔，能與其部

落黃台吉及青拱兔輩一遇乎，又無論察罕，能與三

衛之賴蟒抄花宰煖輩一遇乎，僕有以知其不能也。

况狐群狗黨，根連蔓結，挑一枝而各枝動，挑部落而

虜王動，挑三衛而勾引察罕亦動，動河東而河西不

能救，動寧前而廣寧不能救，即動錦義而鎮兵不及

救誠有如翰教以主戰爲不量者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守而邊長二千餘里在在可入而何處是守無邊牆無堅堡而何險是守攻軍盡累及堡軍堡軍盡累及營軍而何人是守則其勢又不得不出於款而虜又欺我之不能戰與守也而陽順之而陰逆之而此賞之而彼搶之款又焉足固哉然當此戎馬擾攘中而欲討一閒暇日子以修我戰守之備則舍款之外又無別法深計者思有以維款之窮曰非戰不足以固款信有見矣顧以愚見細叅之所謂以戰固款者

若只勒奴夷。夢虜而止。則未足示威。先已挑釁。其何款之固。若欲堂堂正正。與大虜一戰而服之。使之不得。不歸命於我。則以今日之兵。當今日之虜。勢又有不能。此非謂戰之不足以固款也。正唯今日戰不成。戰。搗於外。爲偷。爲竊。堵於內。爲野。爲浪。而不敢與大虜遇也。乃若僕之所謂戰者。則不然。深吾壕。高吾墻。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大屯。適中建堡。環築墻壕。以收保吾人於內。而又大造火器戰車。以爲堵截之備。凡零竊。鷓槍。當日出入之賊。必憚而不敢入。卽入

而吾人早已入堡。吾本路之力已足以禦之。此與小
虜戰之法也。卽大虜數萬人犯其填吾壕。窵吾墻。必
耽閣時候。其攻吾屯堡。屯民執械登陴。必能爲我堅
守一二月。以待各路官兵之至。至亦勿與浪戰。但以
火器戰車。結一方城。擡之而前。直衝其老營。如其過
夜。則大砲遙擊之。使黑地自亂。彼欲掠而吾野已清。
欲戰而吾壁已固。欲相持而畏我火砲。又存割不住。
不奔何待。因其奔動而乘之。不勝何待。此與大虜戰
之法也。戰小虜旣如彼。戰大虜又如此。虜知入無所

得且受挫焉。而其氣自沮。其欲自殺。不款何待。此以戰固款之法也。此以守爲戰而不爲偷竊爲野浪以僥倖者也。日來邊報小歹青等結聚於長嶺。紗花父子窺伺於遼河。此輩固皆受賞於廣寧者。款此犯彼。犬羊無厭。誠願得燧。兩酋之首。以懼羶裘之膽。伸中國之威。而翰剗適至。欲要擒搗以示逆。則勦之之法。甚得以戰固款上策。誠使偵探得實的。係小歹青紗花等大衆所在。決不可失此賊。若乃奴夷夢虜之輩。此不足膏元戎之斧鉞。而又奚事哉。